



# 《尚书》史诗考

陆建初 著

SHANGSHU SHISHI KAO

史  
詩  
考

学林出版社

SHANGSHU SHISHI KAO

# 《尚书》史诗考

陆建初 著

学林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尚书》史诗考/陆建初著. —上海:学林出版社,  
2010. 2

ISBN 978 - 7 - 80730 - 977 - 2

I . ①尚… II . ①陆… III . ①中国—古代史—商周时代②尚书—研究 IV . ①K221. 0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16553 号

## 《尚书》史诗考



作 者 —— 陆建初  
责任编辑 —— 曹维劲 刘 娴  
封面设计 —— 周剑峰  
出 版 ——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学林出版社 (上海钦州南路81号3楼)  
电话: 64515005 传真: 64515005  
发 行 —— 学林书店上海发行所  
学林图书发行部 (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1 楼)  
电话: 64515012 传真: 64844088  
印 刷 —— 上海叶大印务发展有限公司印刷  
开 本 —— 889 × 1194 1/32  
印 张 —— 10  
字 数 —— 19 万  
版 次 —— 2010 年 2 月第 1 版  
2010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80730 - 977 - 2/I · 160  
定 价 —— 39.00 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 “歌叙九功” (引言)

《尚书》叙自尧舜禹功德，其言“歌叙九功”，洵已自证为史诗。唯至春秋而“礼崩乐坏”，歌叙渐湮，九功则册录；战国则“诗亡然后春秋作”，载史转由散文。犹秦火害损旧统，是以汉代读《书》如散文，但仍存其赋句之大体，尤其传自古文者。今《尚书史诗考》参互文化史、考古、民族、民俗、训诂、校勘、比较文学等诸科，多重论证，增益信据，且破且立，以还华语史诗之本目。而《书》之章句一旦列如《诗》，则其义无不大畅；尤妙者，《书》学之数数疑谜亦遂顿解。乃于经学、史学、诗学、人类学等别开生面焉，暨华夏信史因之数千年推前，并见其文明既特殊、又具普世义。

# 目 录

第一章	《书》曾对言《春秋》、互称《诗》， 史诗由启；犹人类学通义可鉴	1
第二章	试以史诗读《尧典》， 章句一似《诗》，其义遂大畅	9
第三章	以史诗视《书》，载事且合考古； 信史推前，“《经》即史”亦坐实	21
第四章	三皇交替五帝、神话转进史诗， “三坟五典”旧传可相印证	47
第五章	夏朝史遁巡方，开乐府先制； “圣贤史诗”遂以睿智殊众	57
第六章	初民无文，玄想别有载体； 史诗曾借刻木传梗概，《书序》见其遗	69
第七章	契文聚方国字符而成，不妨书录史诗； 而言语迭迷语文并非乱序	79
第八章	《商书》之王道错综神道缘其史实， 宜“心解”而兼“物议”	87

第九章	言工传心，心与文接； 册书表里兼进，事涉“易读难读”	99
第十章	历经商典放散、周官下移， 《书》册虽版别错落但非疑柄	109
第十一章	王学两度下放，《书》已然学术公器， 故其势必相重诸经、诸子	119
第十二章	以《君陈》例见古文优胜今文， 并存其赋体尤多，却非缀自子书	129
第十三章	诸子同源典坟，汉儒遂寻纬补， 因度晚《书》亦取益外学	145
第十四章	汉晋士族为民，学术散随社会； 晚《书》兼集北南逸学， 但无可伪为，其赋体犹自明之	157
第十五章	《虞书》之尧、舜二典分篇， 适诗体而宜口传， 勘校则补诗格之曾缺	167
第十六章	《舜典》体裁宜比《诗》， 史乘口载均实情且事系夔乐	189
第十七章	《漠》续编《典》然体例殊， 似左史右史分别记事记言； 九歌而叙九功， “歌叙”自证史诗显然	217

第十八章	《誓》辄军歌，唯帜之正义， 夏商者皆歌体规整； 而《周书·牧誓》标格乐诗尤明， 但已然“祝册”相扰	241
第十九章	夏朝“百兽率舞”兼乐南北， 商《浩》谐北乐而集世训警句； 周《浩》录王言“册”遂盛“祝”	263
第廿章	《训》以臣承先生之言， 《命》辄臣代今王立言， 往往诗赋工而归乐府； 《尚书》言质思朴存真口传史	277
第廿一章	乐诗传史尝极称盛事， 因《益稷》且探韵义之原始， 由乐谐而声谐而韵谐， 史诗谐乐、声则宜遣辞纪实	297

# 第一章 《书》曾对言《春秋》、互称《诗》， 史诗由启；犹人类学通义可鉴

夫史之传承，自其原始，辄经神话而诗话而载册而书刊，以至于今。此验之人类学相关研究尤明。古国文明如巴比伦、希腊、印度等，都有史诗；我国少数民族亦尔，且繁种竟以百计。岂华夏文化独无？必有、实有。盖商代之前文字未得，结绳刻木符记而已，依文化史发展普适之理，若非盛于口传史，则三皇五帝事迹等等，不得而传也。然则华语口传史今由何处觅遗迹？曰：神话传说之散见于古籍外，《书》、《诗》尚存史诗之篇幅众数，尤确然可观矣。史诗之程式框定内容，详其事且不致异变，乃非散言传说可收效者。尚者上，《尚书》实乃“上史”，传王史之正统，《雅》《颂》则为辅，《书》《诗》乃互益。

说华语有史诗，还宜参孟子“诗亡然后《春秋》作”以相发明。孔孟之际，风咏犹行于社会，则孟子所谓亡诗，但非比兴之歌诗可晓。而子将亡诗与《春秋》并提，则又明其诗相系于史，是指今人所谓史诗也。西周因简牍之便，本朝史遂佐以笔载；而至东周，诸侯亦作编年史载册，有称《春秋》，于是口传史遂自消衰。



孔子杏坛弦歌图（宋刊）

《论语》载孔子“雅言”《诗》、《书》，意

即弦歌之。

《孟子·离娄下》：“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余且白话之：“先王君临天下事迹的诗唱已然消熄，史诗的编创、传习也便消亡。史诗既亡，诸侯国就依春秋时序来写史。晋国的《乘》、楚国的《梼杌》，与鲁国的《春秋》一样，都是编年史。所记则如齐桓、晋文等王公事迹，都为史家的散文。”盖史诗传闻，大人大事；而散文载笔，始存日月琐事，皆针对而言也。

孟子所谓先王，乃尧舜禹汤文武者。唯唱诵文王之诗，显然有存于《诗·大雅》，即《文王之什》（但东周王室式微、诸侯助祭荒废，业庶几熄其诵唱）。大雅之《文王》《大明》《绵》《棫朴》《旱麓》《灵台》诸篇，均涉文王生平与功业，及其文武良臣，又至王室婚姻等等。凡此盖古诵之择选耳，合之则略成文王传焉。尤见《生民》为周族之创世纪，乃言姜嫄践大人足迹受孕，为诞周族始祖后稷云。该《生民》类于伏羲女娲蛇身交尾之事也，徵血亲奥秘既揭、父权渐次交替母权，可推恰逢神话演而为诗话之时所创作。孔子删选，存《生民》之主要。又《皇矣》《公刘》，却有似英雄史诗，犹有涉民族迁徙，是亦史诗之常见题材。

宜商朝后期，口传商史已然载册，见诸“书”。但周族居诸侯位，其史仍凭口传，未入正史，此史家之一贯也，是以《文王之什》在《诗》未在《书》。周史之笔书始于武王之视天下事：伐纣后二年，武王病，《周书·金

孟子曰：「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甚大，其志甚远也。」



孟轲像（传世）

《孟子》：“诗亡然后《春秋》作”发人深省。

縢》载周公金装册卷献上，祷请己身替武王死，间有“史乃册”语。周史既见籍，而其先族之口传诗史因庙堂礼赞之需，不当废，故见诸《诗》。复如《文王之什》犹编入相关武王、成王之篇，又《诗·颂》也有如《访落》言成王访贤，同于史诗言事；余者唱颂祖先，略其事件唯赞彼功德，则为史诗之遗，亦或为其派衍。盖《诗》、《书》互益，情理中事也。

文武如是，尧舜禹汤何如，曰：存于《书》。《书》载史，其四言文体更一似《诗》。《诗》《书》有类似，故《墨子·尚同中》即称《周颂》为“先王之《书》”。孙诒让注：“古书《诗》、《书》常互称”云。复《论语·述而》亦尝等视二者之体用：“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雅言并称雅乐，一事两边也；执礼者，乃谓《书》《诗》唱诵，礼乐并作。“雅”之成体，史、诗、乐三面乃具。前贤尝曰：史与诗，比音接义也。

《书》缘彼传唱，四言朗朗上口，先贤于《书》之持论，是否不一，但都许其铿锵。有如孔颖达《尚书正义·序》：“其辞富而备，其义弘而雅，故复而不厌，久而愈亮”；如吴澄《书纂言》之：“排比联贯”；如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之：“精诣之语”；如毛奇龄《古文尚书冤词》引《伊训》：“圣谟洋洋，嘉言孔彰”云。比比此况，《诗》言志者，何尝不耶，诗格修辞，雅言固尔。夫子庭训：“不学诗，无以言”，《书》即诗，故诸子每言则涉《书》；而子学之存《书》，后文有详。

《尚书》诗格四言之显例，辄其状人物发言，多借兴



墨翟像（今绘）

《墨子》称《周颂》为“先王之《书》”。

叹、祈使、呼应之辞，以全音节，例如：“帝曰来禹，汝亦昌言”；“帝曰皋陶，惟兹臣庶”；“禹曰都帝，慎乃在位”；“岳曰异哉，试可乃已”；“帝曰畴咨，若时登庸”等等，乃亟见诗唱之意图；又及其他倒装，错行等诗术，是也迥异于散文。而上古散文惯遣之“乎、焉、也”，此等却不为《尚书》习用。

四言锵锵，两句一联，与三音阶古调相辅相成；而章节分明，尤宜记诵、传唱，《书》之原本辄尔。今如拉祜族（汉藏语系彝语支）所遗史诗，也四言工整。而《诗》《书》入乐，合调各别，是以《书》或偕于声腔，不必囿于辞韵，尤存原始。我国少数民族原态民歌，便每见句尾押以弱拍衬辞者，如藏歌《格萨尔王》，常闻以“呀”衬尾和声。四言诗有衬尾而见诸载文者，则如楚辞《招魂》句末之“些”。该诗格式唯古，乃巫唱。屈子《九歌》辄衬字“兮”，推亦古之遗；“九歌”先见载《虞书·大禹谟》之“九歌”叙“九功”云，详见十七章。《书》之典、谟等实为铺陈赋体，韵法自当异于比、兴之诗歌。并相较今存之傈僳族史诗古歌《木刮》，有异调十多种。又参班固曰赋“诵而不唱”，范文澜则曰赋与诗皆入乐，但唱法不同。犹较之《夏书·五子之歌》，显见歌体与典谟赋体之异趣。又则，史诗往往采多诗合编一诗。而若《诗经》之长赋，章节有互见用韵、章法相左者，窃意亦此采、编之遗迹。而《书》犹如。后文还将述及此韵法之事，尤见廿一章；而十六章犹多《诗》、《书》章句、修辞之比较。



屈原行吟图（清刊）

楚国颇遗古风。《楚辞·招魂》存四言古体，乃自明巫唱，宜比《书》。

第二章 试以史诗读《尧典》，  
章句一似《诗》，其义遂大畅

《尧典》原文

《尧典》意译

一、粤若稽古

喟喏，相传

二、帝尧曰放  
勋钦明文  
思安口安  
允恭克让  
光被四表  
格于上下

尧帝英名远  
功威尤文治  
思安语祥和  
诚敬犹谦让  
德辉映四海  
及于天地间

三、克明俊德  
以亲九族  
九族既睦  
平章百姓  
百姓昭明  
协和万邦

明德修身己  
表率亲九族  
亲族既和睦  
彰显各部落  
诚盟诸方酋  
万邦遂协和



帝尧像（传世）

帝挚先后封尧于陶、唐，故尧号陶唐氏。  
先贤则谓《尧典》为《唐传》，意近尧之诗传。